



德齡公主

兵兵 著



德齡公主

兵兵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龄公主/兵兵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6. 9

ISBN 7-5407-3792-1

I. 德… II. 兵… III. 电视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00950号

本书剧照由其欣然影视机构授权使用

德龄公主

作 者 兵 兵
责任编辑 余向丽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校对 田 芳 徐 明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821573 2863978
传 真 0773-2821268 2802018
邮购热线 0773-2821573
电子信箱 ljcbbs@public.glptt.gx.cn
网 址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0册
书 号 ISBN 7-5407-3792-1/I·2505
定 价 24.80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1	2	5	6
3		7	
4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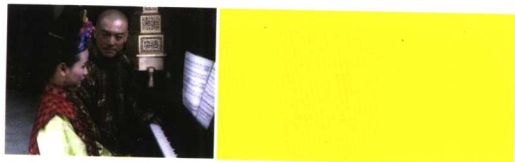
1. 慈禧太后和德龄、容龄在一起。

2. 德龄给慈禧太后读英文报。

3. 久别的德龄和凯文在裕府重逢。

4. 光绪皇帝用洋枪指着日本刺客。





1	2
3	4
5	

1. 德齡弹钢琴。

2. 吸着水烟的慈禧太后和德齡、容齡在一起聊天。

3. 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皇后及众宫眷观赏德齡、容齡跳西方的宫廷舞。

4. 容齡教光绪皇帝弹钢琴。

5. 德齡、容齡跪谢老佛爷赏赐衣料。





目录

第一章 巴黎遇险 /// 1

“你的稿费。”裕庚递过来一沓邮差送来的稿费，德龄一时无语。“没想到我的女儿还有个法文名字。”裕庚看着德龄。德龄接过稿费，垂着头说：“我很抱歉这样做，但我想我用笔名也已经顾及到了您的利益。”

第二章 御前女官 /// 20

德龄预感到，这一天将是改变她一生命运的日子。此后的传奇，悲伤与欢乐，华丽与绚烂，罪恶与阴谋都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第三章 聪慧展露 /// 36

德龄让小船停在了桥洞里，丝竹悠扬的旋律萦绕在昆明湖上，画舫内的女宾们听到了这优美的乐曲声，纷纷止住闲谈。葡萄牙公使夫人及女儿惊叹于这美丽的音乐：“我的上帝！世间竟有这么美的音乐！”其他使馆的女宾纷纷附和，惊叹之声不绝于耳。

第四章 备受恩宠 /// 51

慈禧指着高高的宝座后面的薄纱屏风道：“德龄，这个地方，只有皇后可以站。你以后和皇后一起站在那儿，那儿能够听到大殿里发生的所有事情。”

第五章 第一封信 /// 66

枕边是凯文的那封信，信封上有淡淡的古龙香水的味道。德龄的手指在信封上轻轻地滑动着，宛如那夜在海上的舞会。指尖抚在纸上，好像还有昨日的余温。

第六章 刀光剑影 /// 79

西膳房一片刀光剑影，所有人都被侍卫杀了，满地流淌的鲜血把收拾好的鸡鸭都浸泡了。

>

>

>

目录

第七章 午夜惊梦 /// 90

昏暗的灯下，慈禧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夜明珠，眼前又出现了回銮时的宫殿：衣着华丽的慈禧推开一间没有来得及收拾的屋子，里面是一片狼藉——抽屉被翻得乱七八糟，花木凋零、搬不走的铜鹤烛台也被掀翻在地上……

第八章 与父力辩 /// 104

“阿玛，您忘记了，您不是一直鼓励我们要为改良大清做事情吗？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再现实再具体不过的改良。改良在外面您可以鼓励，为什么改良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您就这样地恼怒呢？”

第九章 免罪休养 /// 117

裕庚一早就候在养心殿外，只等着宣他上殿。养心殿前的玉壁躲在森森的阴影里，充满了帝王之气。德龄站在屏风后屏住呼吸睁大了眼睛看着殿上发生的一切，生怕错过一个细节。

第十章 裕府重逢 /// 129

凯文望着德龄痛苦地说：“德龄，你要是一个只在家里呆着的中国女孩就好了。”德龄一边拉着凯文往外走一边说：“那你就不会爱上我，我也不会遇上你了。”

第十一章 凯文进宫 /// 139

凯文被按在地上，十分不解地使劲抬头看着德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德龄恨恨道：“由于你的侠义和鲁莽，现在你的生命比容龄更危险。”

第十二章 慈禧照相 /// 156

湖边的慈禧和众官眷在高兴地摆着各种姿势照相。远处的一片树阴下，光绪和卡尔聊着摄影和绘画，德龄在旁边翻译，三个人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

第十三章 画舫争执 /// 169

“够了！我觉得我现在像个贼一样偷偷摸摸地恋爱，这样的感觉非常不好！我……我已经受够了！”凯文忍无可忍地站起来。德龄也站起来，含着泪默默地朝门口走去。



目录

第十四章 无奈选择 /// 182

德龄伤感地摇摇头：“我把词汇都用完了，用在别人的爱情故事里了。”容龄合上本子：“你不是把词汇都用完了，是你根本就对凯文说不出拒绝的话。”

第十五章 慈禧指婚 /// 195

德龄跪着，一字一句道：“老佛爷，皇后主子，奴婢不想嫁人，想一辈子伺候老佛爷！”慈禧的脸一下变了颜色：“大胆！不要以为我疼你就怎么着都行！给我拉出去，赐一丈白绫吧！”

第十六章 潜逃计划 /// 209

德龄磕着头，早已惊吓得面如土色。太后惊人的记忆力和老到的心计让她出了一身冷汗。现在她从根本上怀疑，大家一致认为的那个无懈可击的计划，是否真的可行。

第十七章 真夜明珠 /// 223

听艾米说到这里，凯文激动地把花一把摔在了地上：“他竟然是一个强盗！一个纽约上流社会的绅士竟然是靠肮脏卑鄙的手段起家的！真的太可耻了！”

第十八章 光绪至爱 /// 238

“蠢材！你懂得水晶鞋，可你不懂什么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珍妃只有一个，永远不可替代……”光绪越说越怒，干脆走到容龄的面前，把她头上的花扯了下来，几下撕成碎片，用力地扔在了地上。

第十九章 再次指婚 /// 255

慈禧生气地打断了她的话：“再次！你还敢说再次！你这个没良心的，仗着我素日疼你，竟然如此大胆！你是不是又想跟我耍心眼儿啊！”

>

>

>

第二十章 冒死进谏 /// 269

慈禧喘了口气：“德龄，你在我这儿有过三次身处绝境的时刻，有两次是因为指婚，还有一次就是今儿晚上。我要告诉你，今晚，是你最危险的一次。”

第二十一章 魂惊车站 /// 283

恭送皇太后的横幅被炸得满目疮痍，在风中飘扬。地上尸横遍野，硝烟未散。

第二十二章 残阳尽落 /// 298

慈禧和宫眷们在门口远远地站着。

德龄坐的轿子渐渐远去。

重叠的宫门，在德龄眼前一扇扇地打开，然后再一扇扇重重地关上。

目录

第一章 巴黎遇险



1

巴·
黎·
遇·
险



“你的稿费。”裕庚递过来一沓邮差送来的稿费，德龄一时无语。“没想到我的女儿还有个法文名字。”裕庚看着德龄。德龄接过稿费，垂着头说：“我很抱歉这样做，但我想我用笔名也已经顾及到了您的利益。”

公元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的巴黎就像一朵在春天绽放的鲜花，舒缓地展开着自己的花瓣，散发着奇异的芬芳。

位于巴黎市郊的清驻法公使官邸从外观上看是一座典型的西方建筑，栅栏外面爬满绿色藤蔓，花园里种植着各色散发着清香气息的花儿。官邸别墅的外墙是奶白色的，但房间里的陈设却依旧是极具中国传统的暗红色，有一种中西合璧的旖旎气氛萦绕在里面。

巴黎郊区，慵懒的阳光充满了洛可可式的娇媚，偶然的一缕从光洁明亮的玻璃窗射入客厅，将紫檀镂花屏风的细格子倒映在地上；墙角一只造型别致的落地钟不紧不慢地晃动着钟摆。

管家请进的客人已经站在清驻法公使裕庚面前了。这是一个穿着西装梳着分头的中国男子，他泰然自若地微笑着。尽管已经看过名片，裕庚的眼里依旧闪过一丝惊讶。不过，他很快地镇静下来，微笑着对那男子说了声“请”。

两个人都没有留意屏风后发出的轻微的裙角窸窣的声音。躲在后面的裕庚的长女德龄早已惊得目瞪口呆。

这个时候，裕庚的小女儿容龄正在著名舞蹈家伊莎贝拉·邓肯宽大明

亮的教室里跳舞。巴黎上流社会的名门望族都以自己的女儿能同这位以优雅自然的舞蹈而著称的女士习舞为荣。裕家姐妹从一年前开始在这里学习，她们的才华很快就得到了邓肯女士的赏识。

容龄闭着眼睛，陶醉地转着圈儿，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宽大的长袍在欢快的钢琴声中，自由地舒展着美妙的肢体。今天是她在这里上的最后一堂课。

良久，音乐停止了。容龄慢慢地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被邓肯和伙伴们围在了圈子中央。容龄惊讶地叫了起来：“邓肯小姐！舞蹈的阵形为什么忽然变了？”邓肯微笑着说：“亲爱的，我是让你的舞伴们好好地关注你，关注一个绝对的灵魂。只有这样如婴儿般纯净的心灵，才能把自己全部交付给艺术，也才会有天使一样的舞蹈。孩子们，为我们的天使祝福吧！”

美丽的少女们走过来，挨个儿和容龄吻别，容龄立即被这种场面感动了，她温柔而略带忧伤地接受着少女们纯洁的祝福。舞蹈团中最好的朋友凯瑟琳忍住眼泪：“容龄，我打赌你会后悔离开我们！”平日里她们两个是最好的朋友和搭档，跳起舞来就像一对孪生姐妹。容龄也抱住她：“我现在就开始后悔了！”

容龄走到了邓肯面前，望着她最崇拜的老师，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心爱的舞蹈服皱作一团。邓肯亲切地把容龄搂进怀里，爱怜地说：“别难过，亲爱的，在你伤心的时候就应该想，上帝给了你舞蹈的天分，你已经拥有了最可贵的东西。你就算失去了朋友、青春或者金钱，而你出色的天才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会丢失，而且还会同时照亮周围人的眼睛和心灵。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呀。”

容龄含着泪抬头望着邓肯的眼睛说：“可是，我认为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是在您的身边跳舞！”邓肯听了，脸上浮现出温柔的笑意，她吻着容龄淡棕色的头发，不舍地说：“亲爱的孩子，祝你幸福！”

这时裕庚的公馆内，电灯都已经打开了，照得屋里亮堂堂的。窗帘随风而动，时而闪出窗外的一轮冷月。

裕庚和客人的谈话还没有结束，两个人知己一样地抽着雪茄，空气中



弥漫着呛人的浓烈的雪茄味道。德龄在屏风后面站得腿有点酸，她变换了一种姿势，好让自己可以站得更久些，这样的场面，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

客人起身告辞，把雪茄用力按在烟灰缸里，然后用剩余的雪茄在烟灰缸里划拉了几个字。裕庚看了一眼，微笑着说：“这古巴的雪茄，味道真是很呛呀！”说着，往烟缸里倒了一点水，淹没了那些字。

客人起身告辞：“裕大人，我想日后有一天，您会喜欢这种雪茄的味道的。”

裕庚打哈哈道：“哈哈，先生的理论真是让人耳目一新啊！”两个人笑着出了门，剩下德龄怔怔地站在屏风后面。

邓肯把容龄带到自己的化妆间，她爱怜地望着这个自己最疼爱的中国女孩——年近十三岁的容龄常常让她想起自己的少女时代。“留给你作纪念吧！”邓肯把自己少女时代的一张照片送给容龄。“这是我像你这般大时照的呢，你总让我想起那个像花蕾一样的时候。”容龄眼睛变得亮晶晶的，她热烈地吻着那张照片。

邓肯轻轻地笑了，她的头发温柔地垂在肩上，像一抹栗色的丝绸。她沉思了一会，忽然想起今天没见着德龄，便问道：“你姐姐呢，难道她不想来和我告别吗？”容龄忙掩饰着：“嗯……她打算明天来，今天她帮着家里收拾东西。”邓肯听了有点失望：“哦，真遗憾。我临时决定今天晚上就到乡下度假，明天也许就见不到你们了。无论如何，请代我和她告别吧。”容龄点点头，把照片放到唇边。邓肯冲她笑了笑：“好了，亲爱的，你走吧，我不想我们的告别在伤感中结束。”于是容龄向邓肯道了晚安，转身准备出门。走到门口，容龄又停下了脚步：“邓肯小姐，请如实地告诉我，我到底有没有舞蹈天分？”容龄恳切地望着邓肯的眼睛，她想从邓肯的眼睛看到真实的答案。

邓肯站了起来，也望着容龄的眼睛，她肯定地说：“容龄，有许多人也跳得很好，就像你的姐姐德龄。可是，似乎还有别的东西占据着她们的的心灵，所以她们仅仅是用身体在跳舞。而你呢，我觉得你就是为了跳舞而生的，我想象不出来，除了舞蹈，还有什么能够如此地适合你。我敢说，

如果你一直在这里继续学习舞蹈，你将会看到，我的弟子中间将会诞生几位伟大的舞蹈艺术家，那其中的一位……就是你。”

容龄激动地跑上前，抱住了邓肯：“谢谢你，邓肯小姐！明天见！”然后转身飞快地跑出门去。邓肯奇怪地自言自语道：“明天见？真是个糊涂的小姑娘。”

天空中挂着一轮清冷的残月。裕庚站在公馆门口的夜色里，直至马车发出的“啱啱啱啱”声渐渐消逝。裕庚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转身回屋。

走到门口，却听见从窗口传出一阵激昂的琴声，裕庚站在客厅门口，看见女儿在钢琴前全神贯注地狠狠地弹奏着。见父亲走进屋，德龄止住琴键上的手指，忽地站起身来。

“……是他？那个……”德龄目光吃惊地盯着父亲的眼睛，她不相信父亲会会见朝廷正在通缉的要犯。裕庚平静地答道：“德龄，不管他是谁，来的都是客。”德龄有点挑衅地望着父亲说：“阿玛，您赞成他吗？”裕庚扬了扬头：“世界上的事，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我没有把他当犯人擒拿，并不代表我会成为他的同党。现在，世事难料，任何轻率的表态或者决定都是对自己和家人的不负责任。”裕庚忽然想起今天是去邓肯那里学舞的日子。“你今天应该和妹妹一起去学舞蹈，而不是在这儿担忧这些事。这个家还有我和你哥哥两个男人，这些都是男人的事情。”

德龄激动地反驳道：“阿玛！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您就觉得我应该知道这些事情了，对不对？可是我想，男女虽然有别，可每个人的兴趣和志向却是非常特别的。我敢说，哥哥是个男人，可是他却爱艺术胜于爱你要他学的军事！”裕庚也有些生气，声音略微有些提高：“德龄，阿玛对你和妹妹的苦心栽培，无非是让你们能轻易地享受女孩子应该有的幸福。作为一个大清国的女孩子，你出生在裕家，已经比别人要幸运得多、自由得多了！人应该知道八个字——知足常乐，适可而止！”

德龄含着泪望着父亲，她知道，在父亲眼里，除了哥哥能和他讨论国家大事，她和容龄永远只能躲在帘幕后面练习不愠不火的舞蹈和上流社会所尊崇的优美却没有力量的贵妇礼仪。而德龄的心中却充满热忱，她以为，为国家而活才是真正的浪漫。她听了裕庚的话，手指瞬间变得冰凉。





“阿玛，其实，您根本就不相信我能……”

这时已经在外面听了好一会的裕太太适时地走了进来，打断了德龄：“德龄！阿玛已经累了一天，你还要打算和他辩论到底，直到大家都精疲力竭吗？”德龄委屈地望着母亲，有些怨意。三个人都不说话，屋里忽然静默起来，只有窗帘被风轻轻地吹起，边缘打在墙角上，发出轻微的啪啪声。

“额娘，我回来了！”容龄兴冲冲地进来，突兀地站在三个人中间。容龄脸上挂着溢于言表的兴奋，脑子还在想着邓肯临别时对她说的话，所以并没有发现屋子里的异常。裕太太于是趁这个空当督促两个女儿上楼。容龄快乐而热烈地吻了他们，风一般地跑上了楼，鞋踏在楼梯上噔噔作响。

直听到楼上房间的门关了，德龄这才走上前吻了裕太太。走到裕庚跟前，却没有吻他，只是轻轻地道了晚安，之后转身慢慢走上楼。

裕庚听着德龄上楼的声音，脸上不由得抽搐了一下。在一旁的裕太太走上前，扶住他，说：“老爷，您要理解，青春期的女孩子，总是有些容易激动的。”裕庚低着头叹道：“如果这样激动的是勋龄而不是德龄，那我就一点儿也不担心了。”说完，回身向卧室走去。剩下裕太太坐在客厅，久久地想着自己的心事。

早晨，裕庚照例在书房看当天新到的报纸，身边是一杯浓浓的黑咖啡，这已经是他多年的习惯了。他仔细地看时事版的一篇署名为米雪儿的文章，文章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最近的一个中国文化展览，而中国真正文明和灿烂的东西，展览却没有被展示出来，反之策划者却以制造野蛮风俗为主题，展示了烟枪、长衫、女人的小鞋子和长辫子，使巴黎人蜂拥而至来看中国到底有多奇怪。文章极其严肃地批评了展览策划者的无知和浅薄。

裕庚在旁边看着看着，激动地拍了一下桌子，把在一旁正收拾咖啡的管家罗美尔吓了一跳。裕庚把这篇文章念给他听：“你看，这篇文章就说得非常好！作者叫米雪儿，看起来是个女士，她有这样的洞察力，想必是个成熟的中年人。”罗美尔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给裕庚倒满咖啡：“老爷，听说她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小姐。”裕庚又仔细看了看那篇文章，摇摇头说：

“我看不像。”

这时候楼下的门铃响了起来，罗美尔看着窗户外边说：“老爷，邮差来了。我先去了。”裕庚摆摆手，起身放下报纸：“我去吧，也许是什么急件。我顺便散散步。”罗美尔端着空咖啡壶站在门口：“好的，老爷。”

清晨，初春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大大小小的箱子放得到处都是，裕太太正在客厅里忙着指挥下人收拾行李。一会嘱咐香儿给放细软的箱子上好锁，一会又嘱咐小顺子记牢箱子里的物件儿，忙得不亦乐乎。裕太太望着忙碌的仆人们，沉思着抚摩了一下樟木箱子上贴的清朝国旗。

再一次回到自己阔别十四年的故土，中国的那些事，近而不可触及。她的身份，她的地位，使她永远不能离开那片土地，这就是她的命运。

这时候，窗外传来教堂的钟声。

裕公馆的花园里。晴朗的天空中，远处浑厚的钟声依然回荡着，一群鸽子飞过天空。法国老管家罗美尔在花丛中修剪着什么。德龄提着白色的长裙从远处跑过来。罗美尔抬头看见了，从艳丽的绣球花丛中站起来。

他小心翼翼地把一棵开着花的熏衣草放进一个精致的花瓶里。这是他特地为德龄准备的。他深深地爱着这两个中国女孩，看着她们从嗷嗷待哺的婴儿变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你看，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他知道德龄最喜欢熏衣草的清雅。

德龄疑惑地望着罗美尔道：“礼物？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罗美尔没说话，只是轻轻地捋了捋头发。他是个头发雪白的和蔼老头，腰板直直的，举止永远像一位绅士。

远处传来教堂悠扬的钟声，德龄望着天空，忽然兴奋地叫道：“听，已经四点了，这时候北京应该是早上六点了。再过些时候，我们就能听到京城的钟声了。”

罗美尔略带伤感地望着她：“你们俩是多么甜美的小天使啊，可天使总是要飞走的。”德龄拉着他的手，真切地说：“你为什么不想和我们一起走？你会喜欢北京的！”罗美尔摇摇头：“我老了，就让这株熏衣草陪着你吧。闻着它，就会想起种花的老罗美尔，就会想起到处是清香的巴





黎。”

说完，罗美尔低头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手：“上帝保佑你，孩子。”德龄接过熏衣草，闭上眼睛深深地闻了一下。

德龄捧着装有熏衣草的花瓶正准备放到卧室里去，刚走到客厅，忽然听到身后有人用法文叫着：“米雪儿。”她一愣转身看去，竟然是裕庚。

“你的稿费。”裕庚递过来一沓邮差送来的稿费，德龄一时无语。“没想到我的女儿还会有个法文名字。”裕庚看着德龄。德龄接过稿费，垂着头说：“我很抱歉这样做，但我想我用笔名也已经顾及到了您的利益。”想到昨晚的不愉快，德龄嘴上总是不饶人。说罢，继续往屋里走去。

“你的文章说得还算在理。”裕庚在她身后忽然说。听了这话德龄难以置信地转过身来看着他。裕庚继续说：“不过，言辞还是过于尖锐了。你要知道，真正的力量，是绵里藏针，所谓发绚烂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这也许要经过很多的痛苦和忍耐，就像海蚌沉在海底孤独地咀嚼，最终才能磨出名贵的珍珠。”

德龄思忖着父亲的话，她弄不清这番话是赞许还是在否定，或许父亲只是为了缓和一下她昨天的情绪，让她不要带着不快乐的心情回到祖国。但从那一刻，德龄便非常渴望做一个完美的人，为了她的国家，为了她父亲和周围人的赞美。她渴望的是那种明确的，毫不勉强的赞美。

一辆马车停在公使官邸花园外，裕庚次子勋龄从马车上跳了下来。他是个穿着西装，辫子盘在礼帽下面的年轻人。他刚刚才准备了回国要送的礼物，买了送人的红酒、烟丝、咖啡、香水等等，当然也不忘给自己买了胶卷和相纸，事实上，勋龄对摄影的爱好远远大于父亲要求他学习的海军技术。

“哥哥，你不是让我们回去开鞋店吧？”德龄伸头看看马车里各式的鞋盒子，叫了起来。勋龄却满不在乎地说：“可是我总不能看着两个漂亮的妹妹回国以后只能穿那种奇怪的花盆底子鞋呀。”话音刚落，背后传来裕庚的咳嗽声，裕庚和裕太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他们身后。勋龄见了忙恭敬地叫：“阿玛，我回来了。”裕庚应着勋龄刚才的话，一脸怒容地教训儿子：“你觉得有什么可笑的吗？你额娘和你祖母都是穿这种鞋。”

尽管他鼓励孩子们学习西学，也知道国家的种种问题，但骨子里是绝不允许别人贬损大清朝的。“如果你不是大清驻法公使的儿子，就根本不可能在巴黎又是学照相又是四处周游，那都是大清国给我们的恩惠！”

勋龄抢白道：“阿玛，这些与其说是朝廷的恩惠，不如说是您给我的恩惠。我做的这些事情，朝廷的官员们有一大半都是公开反对的，剩下不说的，不过是碍于情面罢了。”裕庚一时竟被噎得说不出话来。裕太太见状，赶快打圆场：“少说两句吧，其实阿玛这么着急，是想看最重要的东西买回来了没有。”勋龄这才撩起车帘，将里面刚采购的东西亮给众人看。马车正中精心摆放的三件东西：一架巴黎最时髦的风琴、一个纯金镶嵌的座钟和一艘镀金镶钻的大型远洋船模型，在马车上闪着诱人的光芒。

裕庚见了，这才满意地哼了一声，叮嘱了一下勋龄那些海军教材要收好，然后和裕太太回客厅清点行李。等父母走远了，勋龄这才将给两个妹妹买的巴黎最时髦的时装拿了出來。德龄见了高兴地把这些漂亮的衣服抱在怀里，将头埋在里面，这些将是自己在巴黎最后的衣衫了。

晚饭过后，裕庚、裕太太和容龄坐在客厅里喝咖啡。容龄看上去有些心神不定，她边发呆边机械地搅着杯子里的咖啡。裕太太自言自语道：“回了北京，哪还喝得上这么好的咖啡。”裕庚道：“是啊，不过，上好的明前茶却是能好好享用了。”裕太太自嘲道：“唉，人就是没什么想什么，有什么嫌什么，在这儿的时候我老想着绿茶，现在要回去了，又舍不得咖啡了。”

容龄在一边只顾想着自己的心事。她眼睛有些湿润，忽然突兀地说：“额娘，我要是不在您身边儿了，您是不是就会忘了我所有的淘气，才觉着我好了？”裕太太爱怜地望着小女儿。

“傻孩子，你什么时候都好，都是阿玛和额娘最疼的。”裕庚说：“容龄，你怎么了？你最小，阿玛额娘宠你，哥哥姐姐让着你，对你一直是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啊，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容龄忙说：“没，没什么，我就是随便说说罢了。”裕太太抚摩着容龄的头发说：“好孩子，是不是因为要回到中国你很兴奋呢？那是你从来没有去过的祖国啊。你会渐渐喜欢上那里的，就像我……”说到这里，裕太太顿住了，看了一眼丈夫，却

德龄公主